



# 山色朝来重

□王保利

在太行山麓的民宿小住，早晨推窗便望见山色，犹如一幅巨大的屏风矗立眼前。山色随着早晚、阴晴而发生变化，这是单一的水墨画不能比拟的。

豫西北的太行山，充满了北国的阳刚之美，凸显着力量的蕴藉。其石英砂岩、石灰岩抗风化、抗侵蚀性极强，在寒武纪至奥陶纪演变的石灰岩层中，形成了刀劈斧斫的奇峰异岭，极其壮观。

雾天欲晓未明间，满目奇峰总可观。6时，天色微明，眼前的“屏风”染上一抹橘色，这是熹微的朝阳给它扮了容妆。山下的树木也显了眉眼，那片柏树更加凝翠，柿子愈发鲜红。朦朦胧胧的远山，笼罩着一层羽翼般的轻纱，在缥缈的云烟中，影影绰绰，若即若离，像是几笔淡墨抹在蓝色的天边。

总觉得山里的时间比山下过得快，指针火急火燎地跳到了7时。爱人边梳妆边笑吟吟地说：“阳光一照射，山的脸面像刚洗过一样，白白净净的。”是啊，山体恢复了它的本色，可我觉得它依然绽放冷峻的面容。凹凸有致，立体感分明的“屏风”，像是人们用粉笔在它上面、腰间、右侧都描摹上了深绿色，如果再用水墨画笔点缀，更能显出浓淡渐变的梯次与厚重感。自然，屋房也随之苏醒了，脊是脊，瓦是瓦，就连脊上的小兽似乎也活络起来。我望着山，能感受到它非凡的气势和独特的美，它俯瞰我们山下的房屋，也许就是积木吧？

伴着《化蝶》的旋律，那位70岁开外的老哥抬臂屈膝练起了太极拳。梧桐树上的雀儿抑或是被惊醒了，抑或是想不想让这音乐占据它们的地位，便三五成群地在树林间飞来飞去，并用啾啾、叽叽的声音来回应。这，给眼前的“屏风”增添了几分灵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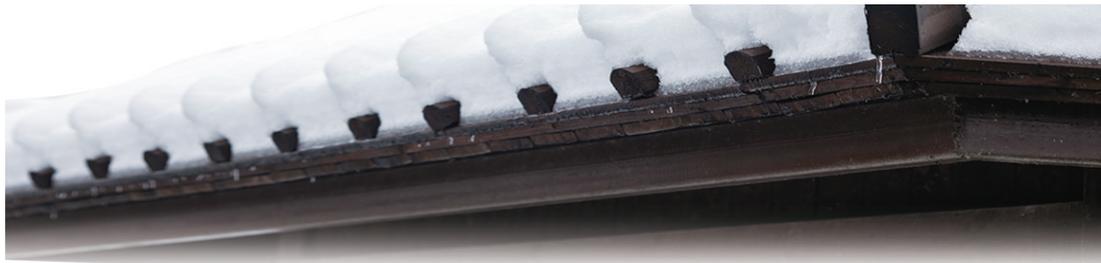
起风了，那一排笔直的白杨顶梢悬挂的几片黄叶飘逸起来，仿佛金色的铃铛在晃荡，给寂寥的山间发来早晨的问候。荆溪白石出，天寒红叶稀。前面山峦上，黄栌树在威武的山体前略显妩媚多姿。

“山色斑澜似绘画，峰峦叠翠拥清波。”8时30分，日头升得老高，蓝天下，一切都呈现朗润的色调，山体也更加白净了。尽管时至初冬，柏翠柿红，麦苗青青，没有萧瑟的意味。一袭黑衣的老柿树偎依在山边，它高高举起球状的鸟巢，在静穆的环境里，像大山黑乌乌的眼睛，凝视着周遭。

时间在山间驰而不息地奔跑着，紧赶慢赶到下午。噢，它看到一出“垫戏”在上演，山峰上方的云朵似棉絮变换着图形，映衬高矗的“屏风”变脸般显现出幽幽的深蓝，而山峦上的荆棘等植被匿黯起来，黄栌则红得深邃，仿若一幅复旧的字画。

最动人的剧情开始了——“日照金山”的景致出现在17时左右。当太阳的光芒落在山巅群峰，迎来日照金山的壮观时刻。太阳的余晖泼洒在山巅之上，山的壮阔巍峨与夕阳的绚烂色彩交相辉映，山峰顷刻被点亮，那架“屏风”好似披上了一袭金色的绸缎，那么浪漫，那么富有诗意。

山色朝来重。眼前的“屏风”，渐渐幻化为八百里壮美雄浑的太行山，人们世代在此繁衍，生生不息，坚挺着大山的傲然正气。



## 寒冬里的温暖

□陈丽娟

小时候，每年树上的蝉开始鸣叫，外婆就会说：“马集了（老家称蝉为“马集了”）叫懒老婆吓一跳，赶紧瞅空做棉袄。”知了在树上鸣唱着，村里的奶奶、外婆、妈妈、婶子还有嫂子们，一个个忙中抽闲开始做过冬的穿戴——棉衣、棉裤、棉鞋、棉帽。

外婆在家操持着家务，还忙着帮母亲给我们兄弟姐妹做过冬的棉活。午后，当太阳偏西时，院子里的大树下便有一大片阴凉。外婆在树下铺一张苇席，把拆洗干净的棉衣面子和里子打开铺好，戴上老花镜，将棉絮铺在里子上，再把面子铺在上面，便开始飞针走线了。看着脸上流着汗水的外婆为我们忙碌着，幼小的我总是深深地感动着。

母亲是家里最忙碌的人。父亲在外地工作，家里的事全是母亲承担着。母亲在生产队劳动了一天，晚上从不舍得早点休息。晚饭后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母亲总会坐到深更半夜给我们缝衣服，尤其在棉衣时期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

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不但厚实暖和，而且样式新颖。男式棉袄都是对襟，像电影里男演员穿的棉装，高领斜兜钉着金属扣子。女式棉袄都是偏襟，用布条盘成葫芦样的扣子钉在上面，十分漂亮。那时的棉裤不分男女，裤腰宽，裤裆大，裤口宽，看上去既不美观，保暖性也差些。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裤是仿制服式的，男式的前开口，女式的偏开口都钉上扣子，裤脚稍窄，而且腰上有穿裤带的裤袂，既漂亮又保暖。那时村里人都穿豆瓣棉鞋，我们穿的是母亲做的带气眼系鞋带的三扣瓦棉鞋，这在农村都是很洋气的服饰，穿在身上总会招来人们羡慕的眼光，乡亲们常来我家找母亲剪棉裤和鞋样。

我们的棉衣大都是旧棉衣年年拆洗年年做，能穿上三新（新里新面新棉花）棉衣的大都是新生的宝宝、刚结婚的新人，还有个长高了旧棉衣穿不成的孩子们以及去外地上学的学生。

那年我15岁的二哥考上了北方一个城市的中专，母亲用全家人的布票买了新布，用生产队分的棉花给二哥做了三新的棉衣、棉裤。开学前一天，天不亮，银叔拉着平车把母亲和二哥送到县城开往焦作的汽车上，母亲把二哥送到去那个城市的火车上。

那年冬天可真冷，北风呼呼地吼叫着，雪花飘飘洒洒漫天飞舞，滴水成冰。母亲说：“给你二哥做的棉袄、棉裤很厚实，冻不着他。”料想不到的是，三九天我家收到了来自二哥的一封信。原来，二哥下火车时才发现包着过冬衣服的包袱不见了，当时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家人。冬天到了，同学们都穿上了棉服，唯有我二哥穿着秋天的衣服。当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情况后，便伸出援助之手，把自己能拿出的衣服让我二哥穿。

母亲赶紧向生产队的乡亲们借布票、借棉花，隔壁的李娘和玉春婶也过来帮忙，一套崭新的棉衣很快就做好了。母亲背着棉衣天不亮就向县城走去，辗转焦作坐火车，到达我二哥上学的城市时已是傍晚。

母亲见到我二哥时，二哥身上穿着不合体的呢子大衣（那是班主任李老师过年或参加活动时才拿出来穿的衣服）。母亲让二哥快点换上棉衣，他脱下了呢子大衣，里边穿着夹袄、两件绒衣、一件毛坎、两件衬衣。二哥换上棉衣，拉着母亲的手流着眼泪直说：“妈，对不起！”母亲流着泪把二哥搂在怀里，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说：“没冻着就好，没冻着就好。”

母亲见到了李老师和同学们，她一个劲地说着“谢谢”……

时光荏苒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二哥永远忘不了那个寒冷的冬天，每次提起这件事眼里总是充满晶莹的泪光。

## 聆听梦想拔节的声音

□樊树林

梦想，是人生的翅膀。只有我们始终以梦为马，才能在平凡的人生旅程中发现一个最好的自我。

“有梦想谁都了不起！”你知道建筑工人易群林吗？他曾因在街头弹奏钢琴的视频走红网络。而今他又收到央视“春晚等着你”的邀请函，可以有机会前往现场观看春晚。在拿到邀请函的那一刻，他激动得有些手抖，“像做梦一样，不敢想象人生中能有这样的高光时刻”。

在这个盛行符号互动的社会语境下，一个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平凡建筑工人竟然能够接到央视“春晚等着你”的邀请函，这样的身份反差本身就是一种“隐喻”。易群林执着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，即便生活困顿半生漂泊，也没有搁浅自己的梦想，让我们看到了坚持梦想的力量。

生活中的偶然很多时候是一种必然。世界上从来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，奇迹更不会从天而降，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运行逻辑。尽管易群林生活艰辛困苦，但他身上一直揣着一个有趣的灵魂。虽然成年以后没有依靠音乐谋生，而是从事了建筑行业，但他在几十年里一直寻觅着心灵的“桃花源”。也正是这样的坚忍和执着，才因在深圳街头弹奏钢琴而走红。

用自己的辛苦打拼自己的人生，像易群林一样的人就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，也经常让我们产生灵魂的颤栗和悸动，他们“左手是生活，右手是梦想”的状态也成为舆论赞扬的励志样本，他们的一鸣惊人、人生出彩也往往有迹可循，值得芸芸众生去效仿。

“打工人受邀看春晚”是坚守梦想而收获的一分诗意恩赐，是努力奔跑、一路向阳“守得云开见月明”的见证。而这样的故事在价值追求多元化的当下，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郁郁葱葱的风景。前一阶段，外卖诗人王计兵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度刷屏，受到无数网友的推崇；名不见经传的颐和园保洁员张旭因对颐和园讲解“如数家珍”而被网友称之为“扫地僧”诠释了“为热爱而值”的内涵。

韩国电影《熔炉》中有一句经典台词：“我们一路奋战，不是为了能改变世界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。”每一个人的心里，都对生活充满了向往，也都拥有自己的梦想，然而许多人在生命的旅途中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让人生充满了遗憾。而有的人却一直将梦想扛在自己的“人生行囊”中，始终保持着对诗意的追寻，从而迎来了自己“生命的怒放”！

从外卖诗人王计兵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到保洁员张旭被网友称为“扫地僧”，再到建筑工人易群林“受邀看春晚”，一个个样本丰盈了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”的内涵。只有我们像他们一样，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敬畏，对梦想的坚守和执着，笃定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会在风雨兼程中遇见更灿烂的烟火，在不断追求中聆听梦想拔节的声音。